

新经典文库

张小娴 著

面包树出走了

爱情原来是凄美的吞噬，但愿我的身体容得下你，永不分离。



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小明 著

面包树出走了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包树出走了 / 张小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3

(新经典文库)

ISBN 7-201-04990-9

I. 面…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55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05-24

本书经青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
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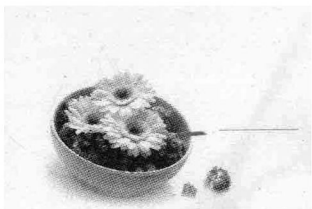
面包树出走了

作 者	张小娴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涂学梅 魏 玲	责任校对	汪 蕾
装帧设计	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0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93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1-04990-9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年轻的爱情



《面包树上的女人》是我在一九九四年写的长篇小说，也是我第一个长篇。六年了，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我一直也在想，书中的主角会变成怎样呢？小说已经写完了，书里的人物却在我心里成长，有了自己的生命。程韵还是会痴痴的爱着林方文吗？林方文还是依然故我吗？他们的成长，也同时是我自己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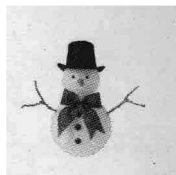
多少年了，一直也有读者问我，程韵和林方文是不是会从此快乐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乐观的想法。他们太年轻了，这么年轻便开始的爱情，总是要面对许多考验和挫败的。他们距离长相厮守，还是太遥远了。

看过《面包树上的女人》的读者，尤其是女孩子，一直厚爱林方文。我常常想，林方文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呢？是他的才华、他的率真，还是他的背叛？我们年少的时候，也会像程韵一样，无悔地选择林方文。然而，当我们长大了，我们也许不会爱上像林方文这样的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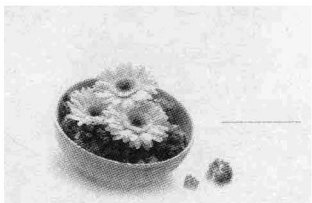
人了。林方文是梦想里的男人。现实生活，他却太不可靠了。女孩子们爱着林方文，也许是我们太知道了，他不会现实生活里的选择。惟有在小说里，我们才能够执迷地爱着这样的一个男人。

执笔写《面包树上的女人》时，一切还是很生涩。书里的情节和人物，也的确是我中学时代的生活和我身边的同学。后来再见到她们，毕竟有点尴尬。这部小说先后在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版，九八年翻译成韩文，今年之内，也会在大陆出版。年初我到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早已经从另外一些渠道读过这本小说了，而且提出很多问题。有趣的是，他们会问我：“你就是写《面包树上的女人》的那个人吗？”似乎我已经等同了《面包树上的女人》。也许，并不是因为我写得特别好，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怀念成长的岁月。虽然那段日子已经远远一去不可回了，却是生命里悠长的记忆。

六年后再写《面包树出走了》，写的也是



年轻
的
爱
情



我自己的成长和转变。程韵和林方文将会变成怎样呢？我自己也好奇。六年来，我所相信的爱情也有一点改变了，他们也是一样吧？我们寻觅的，到底是怎样的爱情呢？是自我完成还是长相厮守？

小说里，林方文所写的歌词，是我的好朋友钟伟民在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间所写的诗，摘录自他的诗集《回忆》。我要感谢他把那么美丽的诗慷慨借给我。他并且跟我说：“不合用的话，我另外替你写几首。”真的太令我感动了。写《面包树上的女人》时，也是把他的诗变成歌词。一天，他的旧情人看了我的书，问他：“为什么你的诗会出现在她的书里？”害得他要费一番唇舌解释。我却羡慕他有一个仍然那么关心他的旧情人。年少时候的恋爱，总是会一辈子回味和怀念的。有一天，当我们年老，也不会忘记，我们曾经那样真挚地爱过一个人。

爱情到底是吞噬还是回吐呢？有时候，我

想把你吞下肚里去，永不分离。有时候，我却
想把你吐出来，还你自由，也还我自由。

张小娴

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

于香港家中



年轻
的
爱
情

目录



第一章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第二章	爱随谎言消逝了	65
第三章	风中回转的木马	135
第四章	最蓝的一片天空	177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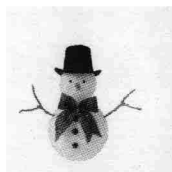
在那遥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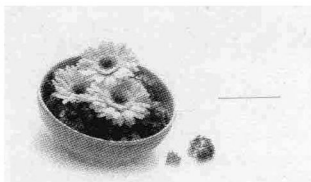
告诉我，最蓝最蓝的，是哪一片天空？
 当我们的脚印都消失了，南极企鹅说，
 是抚平雪地的那一片天空。

最蓝最蓝的天空，溶在北冰洋的风浪里。
 鳕鱼这么说，鲸鱼也这么说，
 天空，是浸蓝了水草，浸蓝了
 遗落在那里的眼泪的天空。

在东方的草原，每一株月桂，每一株
 面包树，都隔着永不相见的距离；
 花果落了，每一株，还是怀抱着
 最浓最浓的思念，攀向最蓝最蓝的天空。

我问你，最蓝最蓝的，是企鹅的天空？
 鲸鱼的天空，还是面包树的天空？
 你却回答：那里离鹰鹫最近，离烦愁最远；





是你童年的天空，是笼盖西藏的天空。

都过去了，年轻的岁月，以为
所有的离别，都只为了重逢；
当我靠近你，最后一次靠近你，
在我心里，我说，也有过一片最蓝的天空，
因为你，那年，天很高；树，绿得葱茏。

2

一九九二年除夕，我和林方文又再走在一起了。只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再一次离我而去。

那是一九九三年夏天一个下着大雷雨的晚上。他送我回去跑马地黄泥涌道的家。雨很大，我们站在一棵老榕树下面避雨。我指着自己的胸口跟他说：

“我身上穿的，是一个有钢丝的胸罩。”

他用手扫了扫我湿透了的背，问我：

“那又怎样？”



“万一我给雷打中了，我便会死，而我现在握着你的手，你也会跟我死在一块儿。”

“那我们岂不是变成霹雳雷电侠？”他笑着说。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如果一会儿我们没有被雷打中的话——”他抬头望着天空。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香港回归的前夕，竟也是下着这天晚上一样大的雷雨。

“那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还会在一起吗？”我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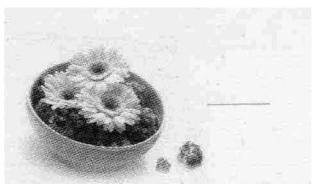
他笑了：“如果你现在愿意把身上的钢丝胸罩脱下来，我们不用死的话，也许不是没有可能的。”

每次说到这些事情，他总是不正经的。

“我可以不要你，但我要千禧年的除夕之歌。你答应了的。”

“你要歌不要人？”

“歌比人长久。”我说。



那一刻，千禧年还是很遥远的事。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幸福还是不幸。一千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三千年的那天，我们也不可能仍然活着。年轻的我们，能够看到二千年的降临。偏偏因为有这么一个日子，我们很害怕到时候孤单一个人。

“程韵，你真是个麻烦的人。”林方文说。

“是的，我是来找你麻烦的。”我说。

“你见过面包树吗？”我问他。

他摇了摇头。

“我见过一次，是在泰国。”我说，“面包树开花的时候，那花像面包，有雄花和雌花。”

“雄花和雌花？”

“是的，有雄花便有雌花。有男人便有女人。”

忽然，轰隆的一声，打雷了。

“走吧！”他拉着我的手。

“还在下雨呢！”我说。

“打雷的时候站在树下，是想找死吗？我

可不愿意明天的新闻说，著名填词人林放死于女朋友的一个钢丝胸罩之下。”

“你不要拉着我的手便没事了。”

“你才不会放过我。”

“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我问。

他并没有回答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是不可能不流泪的吧？诀别，在我们之间，是难以想像的。

“你放过我吧！”他终于回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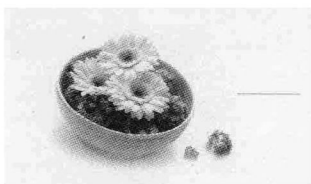
“才不呢！”我说。

如果爱他是一种沉溺，我也许还愿意沉溺一辈子。



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个下雨天之后不久，林方文发掘了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葛米儿。那个时候，林方文的工作室已经拆伙了，他一个人做着填词的工作，而且已经很有名气。葛米儿是毛遂自荐的。唱片公司每天都收到许多做歌星梦的男女



寄来的录音带，没有人真的会去听。一天，林方文无意中在唱片监制叶和田的办公室里看到葛米儿寄来的录音带。她的录音带跟其他人的很不同，是放在一个椰子壳里面的。林方文这个人，最喜欢奇怪的东西。

“你想听的话，拿回去慢慢听吧！”叶和田把录音带和椰子壳一并送给了林方文。

那天晚上，林方文把椰子壳给了我。

“用来喝水也不错。”他说。

他把录音带放到唱机里，一把低沉的女声蓦地流转。唱的是林方文送给我的第一首歌——《明天》。

告诉我，我和你是不是会有明天？

时间尽头，会不会有你的思念？

在你给我最后、最无可奈何的叹息之前，会不会给我那样的眼神——最早，也最迷乱？

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情话只是偶然兑现的谎言……